

浙江圖書館叢書 第二集

浙江圖書館藏書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目錄

穆天子傳地理攷證六卷

附中國人種所從來攷 穆天子傳紀日干支表

晉釋法顯佛國記地理攷證一卷

後魏宋雲西域求經記地理攷證一卷

唐釋辨機大唐西域記地理攷證一卷

附錄一卷 印度風俗總記一卷

唐杜環經行記地理攷證一卷

元耶律楚材西游錄地理攷證一卷

元祕史地理攷證十五卷

附元祕史作者人名攷 元太祖成吉思汗編年大事記 元初漠

北大勢論 元史特薛禪曷思麥里速不台郭寶玉等傳地理攷 郭侃傳辨

元聖武親征錄地理攷證一卷

元經世大典圖地理攷證三卷

附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元張參議耀卿紀行地理攷證一卷

元長春真人西游記地理攷證一卷

元劉郁西使記地理攷證一卷

圖理琛異域錄地理攷證一卷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穆天子傳地理

攷證

中華民國四

年浙江圖書

館校刊

穆天子傳地理攷證

凡例

一讀是書當先知中國人種古時由西方遷徙而來故三代以前人多畜懷思故土之思此穆王西征之原因也

另有中國

人種攷
畧附後

一讀是書當先知西王母爲西方大國其國上古時名加勒底炎黃時名巴比侖至於商周名亞西里亞中國人種西來之始當在加勒底時代而穆王至彼則亞西里亞時代也

一讀是書當先知西見王母始於黃帝帝堯繼之穆王不過遵循故轍儒生不察駭爲異事囿於所見故也

一讀是書當先知穆王西征之道。卽今日通行之大路。就本書卷四之里數方向。按圖以考。雖地名不同。而大致皆合。方信古書所載。皆屬實事。

一讀是書當知禹貢積石。實爲河源所從出。非特傳中確有明文。徵之他古書。亦無一不合。後來臆說。盡可掃除。

一讀是書當知穆王所升之崑崙墟。卽今和闐南山。攷漢武帝時。已詔定于闐山爲崑崙。因太史公作爲疑辭。後世聚訟紛紜。遂無定論。今觀此傳。證以道里方位。崑崙之在於闐。毫無疑義。自康熙間。朝廷信西藏游僧之說。指阿里之岡底斯山。稱爲崑崙。攷據家皆靡然從之。不知此無稽之言也。爾雅釋地。河出崑崙墟。後藏之地。安得爲河所從出。

卽此一語已不可通。余別有攷。附漢書西域傳中。茲不備列。

一崑崙春山。後人多混爲一。惟此傳分析言之。蓋崑崙指和闐南山。春山則指蔥嶺。二山雖相連接。然崑崙東西行。春山南北行。形勢不同。漢書西域傳但云踰蔥嶺。不言踰崑崙。以蔥嶺爲西亞州之通道。崑崙非通道也。本書穆王升崑崙邱後。必還向北行。以登春山。而其往西王母邦。必截春山以北。卽漢書所云南道西踰蔥嶺。出大月氏安息路也。

一是書之註。以郭璞爲最古。然繼起無人。近數十年前。始有檀氏萃徐氏文靖陳氏逢衡洪氏頤煊翟氏云升等。疊爲

箋校惟自典制禮儀外一及地理便無足取蓋不獨見囿方隅而道里方向及上下文義均不之審但用對音之法曰某地卽今某地某山卽今某山欲其脗合無間得乎

一本書卷四里西土之數總計西征往返所行之道里方向以當時之人記當時之事蹟自必確鑿可據況核以今地一一相符不解從前註家何多未見及此

一讀是書須先以祁招之詩所謂形民之力無醉飽之心爲準的方知本傳六卷所載之事字字爲上二語寫影視爲鋪揚鴻烈潤色皇猷淺夫也而卷三又特載赤烏氏君并憂心吟一首以點畫龍之睛良史苦心三千年後尙能見之但辭語過於隱祕閱者驟難索解致久慨沈薶耳

之但辭語過於隱微

一卷五所載以作范宮事爲主要攷穆王元年正月卽作昭宮其冬又作祗宮九年作春宮十五年夏作范宮次年春復作重璧臺其役民之繁數甚矣諸宮制度雖無可攷而范宮之地設立十虞以備田獵南北五十里東西當不止是當時天下江漢以南屬蠻苗北方數州民力有幾而用之無度如此

一卷六專紀盛姬喪葬事穆王以一穉妾耗竭財力作此無益之事實爲古今所未見聞余閱此卷終於言外得三解焉一以見民生之憔悴當時喪儀卽踊者一端已三千人況合百官七萃及男女執事當不下數萬勞役以外一切費用亦必攤派於民黎庶困窮不問可知一以見周禮之

難行喪葬執事至數萬人皆與盛姬無絲毫之關係何自
王子王女以下均能哭踊如儀周禮瑣縟不近人情已可
概見秦漢以後廢而棄之宜也一以見專制威力之過強
但穆王所行尚不過習於侈肆弗恤其民至法國之路易
十四其侈肆無異穆王復縱任列侯剝削其下不留餘地
迫民無生路不得不鬻然群起快其反抗之心專制蹶而
民政興殆事勢所必至乎

一孔子斥文過孟子惡逢君穆王之事遠矣而元人王漸者
作此傳之序竟欲以諂佞伎倆上貢於數千年前之主
何其卑鄙無恥至於此極其序謂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
下徒衛簡而徵求寡非如秦漢之千騎萬乘空國而出鳴

呼如漸者不祇無廉恥亦且無眸子矣傳中屢言六師何
盲不一見但云與七萃巡行以人人共見之書獨爲之勉
强申辨其意何居攷周制二千五百人爲師六師之數已
萬五千加以七萃親軍百官從士當不下二萬以二萬人
行萬里路至少須備一年餉需每人日食米升須七萬餘
石大車每輛載米十石須七千餘輛每輛牛馬六役夫二
須增人一萬四千牛馬四萬餘頭合之六師七萃百官從
士所乘之馬又不下萬頭所增人畜應需糧食麩料又須
載若干車輛而器用衣服及賜予各物車輛之數尙不在
內然則穆王西征謂之徒衛簡而徵求寡可乎王漸之徒
欲爲穆王辨護微特無益止自供其淺陋而已

一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本書所載僅四年事。然此四年中勞民喪財。當爲其一生之最。周史官爲穆王作傳。揭載祇此大有微旨。左昭公七年傳言祭公謀父作祁招之詩以諫王。王是以獲沒於祇宮。意祭公諫後。王稍儆悟。故二十四年命戎夫作記。自知保位爲難。五十一年作呂刑於疑罪論贖。亦有慈祥之意。但以獲沒於祇宮句推之。知其前時侈肆不恤民艱。在在有怨毒猝發之虞。故以得終天年爲倖。此可於言外得之。

一竹書紀年與此傳同出汲冢。取以對校得失。皆可互見。如十二年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知此傳卷首所載爲十二年事。然由此歷數紀日干支。至還入宗周實兩載餘。則

在十四年十月無疑。乃竹書紀於十三年冬，是誤先一年。因之十四十五等年，牽連並誤。如所言十四年四月畋於軍邱，五月作范宮，其時穆王尙未西歸，誰畋之？誰作之？由是知竹書所紀十三年秋七月西戎來賓，至王入於宗周，均當作十四年。十四年春王帥楚子伐徐，至作虎牢，均當作十五年。十五年正月留昆氏來賓，至封造父於趙，均當作十六年。而十七年之王西征崑崙邱，見西王母，明是錯簡，當列於十三年。次於陽紆之下，此皆可因本傳以證竹書之誤者也。至本傳卷五，因晉時編排失序，如畋於軍邱，畢人告戎等七八條，皆先後紊亂，此皆可因竹書以證本傳之誤者也。

一前人言周之宗廟立於豐京故稱宗周證以竹書如成王十九年王巡狩歸於宗周三十三年房伯祈歸於宗周均指豐京固矣若穆王十三年當作十四年造父御王入於宗周證以本傳則確爲洛邑觀本傳卷四里西土之數曰自宗周灋水以西灋水在洛陽城東宗周與灋水並舉其指洛邑極爲顯明蓋洛邑亦有宗廟如洛誥載殷祀蒸祭可見故得通稱爲宗周也

一前人攷竹書紀年自始至終皆用建寅月爲歲首本傳紀穆王還入宗周爲孟冬月與竹書云十月正同則亦以建寅月爲歲首無可疑矣

一傳中有特別文法如卷二云天子西征至於赤鳥氏之人

丌又云辛巳入於曹奴之人戲以常法論當云至於赤鳥
赤鳥之人丌入於曹奴曹奴之人戲今俱省去重文合爲
一句爲他書所未有此類頗多姑舉其例

一傳中缺文不論字數若干均作一圈以間隔之然細審文
義仍似多有脫佚未經標出者茲姑仍其舊